

# 聯合國善後救濟工作（下）

陳廣沅

##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壯遊八十年之十七

### 辦理物資儲運事務

蔣廷黻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自華府赴澳洲雪梨開會前曾與我商討救濟物資到國內時找何人負責辦理接收儲運事務，我曾力荐周賢頌先生，並請與國內交通部門各先進商討必可找到適當人選。他在澳洲開會後又曾到國內一行，在此期間我同他無事接洽。

五月廿五日，星期五，司長爾腦德閒談中說：「總署撥派你去重慶聯總辦公，已由英美兩大頭溫翹夫先生及亨傑克先生照准，但須得重慶聯總主持人凱叟同意，秘書室已去電徵求同意。」我莫名其妙，正在躊躇中，他又說：「這是好差使，你原是聯總職員調往外國辦公，支原薪外還另加差費！」言下不勝羨慕之至，同時公事房書記研究員等都代我欣喜！六月六日，司長又來報告說：「凱叟已經復電歡迎！」幾時動身，所辦何事，我不得而知。當日秘書室辦庶務的Mr. Snyder來說：「你幾時動身，我們不知道，但請你明天起打針，作動身之準備。」次日六月七日就到醫務

室打一套針藥，包括霍亂、傷寒、破傷風、天花等症在內。六月十六日第二次打針，六月廿三日第三次打針。打針第一次無甚反應，第二次打針處痛癢不適。第三次頭痛身軟請假一天。但此後毫無消息，究竟我去重慶做什麼事，並無正式命令。

七月初蔣廷黻先生又來美。七月六日（星期五）司長爾腦德忽然辭職照准，想係未得去中國之好差使而失望。七月十一日蔣先生召集聯總中國職員連同黃宗勛、趙世輝等連我在內，說明德國投降後歐洲戰事結束，美軍在太平洋已由菲律賓及中國來向日本節節進攻，希望日本政府亦將無條件投降，我們中國的善後救濟工作即將開始，我們的艱巨工作還在後面，望大家努力云云。此時我們遠東司司長辭職照准後，我正在代理工作中。七月十六日，水利組專家們請蔣先生與李卓敏先生在「大地」Good Earth飯店吃飯，有我在座；七月廿四日壽景偉先生又請他們二位「大地」吃飯，也有我在座；兩次吃飯時，蔣先生說話主題都是講善救物資到中國後儲存運輸之重要，一經出事則全世界皆知，非得找一個靠得住，吃

得消，辦得了的人。當時我聽了覺得奇怪，我們費了這許多力，要到如許多器材；人家包運包送到國門；難道到了國內，我們就沒有人會接收會儲運？我有點發悶。七月廿一日星期六蔣先生請我到他的旅舍閒談。這一次他正式找我回國担任接收儲運善救器材之責。他說：「我想請你回國去做儲運應廳長担任儲運重責。我說：「蔣先生，我不行，我不够資格，這責任太大，請你另找有聲望有魄力有後台的前輩去幹！我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物，這大事關係全國聲譽，不能兒戲！」他說：「我在國內已找過許多位，他們都不肯幹！我向宋先生說，宋先生說他同意叫你做；我向曾部長說，曾部長說叫你幹。我找不到人！K.T.T.！」我的英文名簡寫）我要求你誠心考慮一下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所得外援向來沒有六萬萬美元之物資，這次如果辦失敗了，不但貽笑全世界，而且以後再無人願幫中國了。這些物資從頭至尾都是你經手的，你知道來龍去脈又知道聯總上上下下諸位負責人；國內國外的人都知道你誠實肯幹，為什麼不幹呢？」我說：「

我胆小，不敢幹，不能幹！」至此我就辭退了。我回家後再三思量不能決定。要找個朋友商量商量，也找不着；此時宋先生已回國，劉景山、朱光沐都隨着回了重慶；魏大使夫婦、朱武官夫婦都是政府人物，自然幫蔣先生說話；外國的朋友更不知中國事無從談起，弄得我走頭無路。後來知道凱叟剛由重慶回華府述職，我就約他在五月花飯店Mayflower Restaurant，他說：「K.Y.我們歡迎你到中國聯總辦公。現在T.F.（蔣先生的英文簡名）要你去負責B.T.W.（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備運廳簡稱），那是他英明的決斷，你去幹沒有問題。至於薪金一層，中國政府薪級甚低，你可以仍在聯總支原薪加差費，這個我們可以辦到，沒有問題！希望你去幫T.F.的忙，決定接受這職責。」這一談又多出一個收入問題更加複雜！

### 幾經催促幾經考慮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太平洋戰事大有起色，蔣延黻又在旅舍找我談話催我決定。他說：「你有什么困難，我都可替你解決，如嫌中國政府薪水低，我可請聯總付給你原薪加差費。你的備運廳內部行政完全由你負責，我不交一個私人，不代你出一個主意，你放手去做！還有什麼困難呢！」我說：「在中國政府做事，由外國機關付薪，那不像話。如果我拿如許高薪我如何責令下屬辦事？而且置中國政府於何地？此點不是可討論的問題請不再議。您說，不荐一個人，我本人無班底，能够找到做事的人不足十人；做這件事要有上百上千的好人，到那裏去找！」『無人手』是第

一個大問題。您說不代我出一個主意，其實我自己正無主意不知如何下手，因為這件事史無前例，課本中也找不到這一課。怎麼辦？『無方法』又是一個大問題。至於儲藏的地方，運輸的工具，都沒有把握！叫我如何負得起這責任？」無結論，他叫我回去再加緊考慮。

一個人坐在公寓裏，盯着地板默想。在聯總做事輕鬆而收入甚寬，為我一生最得意的時期，如果繼續做下去，可以移入聯合國辦公，一生吃着不盡優哉游哉！做了備運廳長一定忙得要死，而收入祇是溫飽，何苦來哉！聽私慾的話，真正不能做不能做！又想到在津浦鐵路調任濟南機廠時，好友王化成先生的父親對我說的話：「有機會替國家做正經事，最要緊。收入多少，不過在餘存的部分多一點少一點而已，與生活無關！」一生苦學所為何來？應該幹，應該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蔣先生又來找我，逼着我即時決定，我當時就接受了，並且要支中國政府的薪級。我以為自己如此大犧牲，真正為國服務是我一生偉大的決定。那知道人心並不一致，做了一年半後，有的還以為我得了高官厚祿，由羨生嫉；又有的以為六萬萬美元物資在手，其中回扣揩油即以萬分之一算亦可得六萬美元之收入，鬧我鬧我！於是謠言騰起，弄得法院偵查，由悶而悔，生活鬥爭本來如是，不過愚蠢如我未曾研究此中大學問耳。

### 華府社交憶魏道明

戰時華府人口最多，各國使館人數驟增，其

中英國大使館之各種專家政客多至數萬，中國當時大使館及物資公司之人數亦有數百人。每天酬酢不絕，其雞尾酒會宴會之豪華奢侈為史所未有。雞尾酒會之次數最多，人數多至千餘或數千人者；有時幾個雞尾酒會同時舉行，能飲酒者都吃得醉醺醺的，有的喝得爛醉如泥，幾天不能辦公，辦公室中談話都覺酒氣噴人。戰事緊張場面還有些嚴肅，德國投降後（五月八日稱爲 V-E Day即Victory in Europe Day）已增加奢樂，日本投降後（八月十日稱爲 V-J Day即Victory in Japan Day），更是狂歡，連一般市民都在大街上抓住酒瓶亂走亂鬧。

舉行雞尾酒會的地方除在各大使館外，有三、四個大飯店最出名，如五月花飯店就在都邦廣場，與聯總為鄰居，斯塔特樓飯店Staton在華府市中心，謝爾命飯店 Shoreham 離市中心較遠。中國飯店規模較小，不能安排盛大雞尾酒會，但中國飯店在當時有名者為「大地」飯店，「路比傳」飯店 Ruby Foo，共和樓 Republic，都在市中心；前兩個俱為戰時新開，設備新穎豪華，菜肴鮮美。後者為舊式飯館，地方大，粵菜好；生意皆異常興盛，每每訂不到座。

當時中國政府人員在華府服務者分兩大類：一類是有家眷的，如魏道明（伯聰）大使住雙橡園中國大使官邸 Twin Oaks，朱世民武官（公亮）住郊外馬利蘭州之貝薩思托 Bethesda, Md.，李翰先生住華府西北邊區之蕭布拉斯卡道 Nebraska Ave.，黃仁泉先生住東北區之林肯路；蕭勃先生（繼朱為武官）住三十四街；劉大中先

生住北首都路；郭秉文先生住城內（住址忘記）等。他們請客都請在住所，或由廚司做菜，或由主婦做菜，在住所宴會，飯後每有牌敘。魏大使有一個好廚子，且有大使夫人鄭毓秀博士指揮，中國菜在美國首都為第一。鄭為留法之法學博士與中國法學權威王寵惠先生為好友。雍容華貴，每有宴會必盛裝待客，她有一付項鍊，為翡翠球及大珍珠相間穿成，晶瑩耀目，她非常珍惜，每以示人。打牌時精神抖擻，一輸錢則萎靡不振，鐵羽而歸；盛衰都有暴烈的感情流露出來，非常直率坦白。魏大使向不打牌，他看也不看；自己看書或批公事。後來鄭博士得了癌病，第一次聽說，將乳房及腋下肌肉完全割去，第二次聽說，左臂被割除，第三次聽說，她已去世，晚年受罪不少，聞者莫不掬同情之淚，聞生前並無生育。

### 朱世明夫婦的軼事

朱世明武官家有一個年輕老媽子做菜。武官夫人為謝文英，浙江人，中國青年會始祖謝洪寶先生之女，金陵女大畢業後入美國麻省威爾斯來女大學與蔣夫人宋美齡同時同學，生得矮小壯實，口齒伶俐而行動敏捷。她時時幫着做菜；有時老媽子休假或發脾氣不做，朱夫人就自己動手毫不含糊；菜還做得不錯。

她好客，常常找人吃飯打牌。那時座上客除我外有江約將軍、鄭博士、金龍章夫人、劉瑞恆、劉景山夫婦等。金夫人與朱夫人在中國同學又在美國同學，同為基督教友，她來到華府做客就住在朱家。朱夫人在華府做菜做得有經驗，並有幾

個拿手好菜。朱武官逝世後，她一個人住紐約教美國學生做中國菜，出了一本食譜，又出了第二本食譜，大大出名，常常被請到各大城市表演，有時被請在豪華總統號輪船或其他郵船上，表演做中國菜，她不收費用，船公司給她頭等房間，免費旅行，所以她常作無價的窮極奢侈的旅行。

朱夫人有兩子，一學中國歷史，一學英文文學，後來都成為大學教授。勝利後朱武官被派為日本戰敗國的副統治者，日本投降後美國麥克阿瑟將軍 General McArthur 為駐日總督，其下中英俄各派一副總督；朱到任時，朱夫人仍住美國照看兩子讀書。朱，湖南人，清華生，留美學工程又學軍事曾為駐俄駐美武官，少年英俊，兩目炯炯有神，精神飽滿，全付武裝時，更是威風凜凜，舉步莊嚴，好不羨煞人也。朱既到日，居高位而獨處，自有鸞蝶溫存，曾納一日本艷麗為押寨夫人，倒也相安無事。

有一年，朱摠重疾，謝文英專程赴日，親自侍疾，無意間查得一堆情書，原是一位中國駐外官眷所寫，謝一一啓讀，內容纏綿悱惻，情溢紙面；如說：「見面的擁抱親熱，視飲食為多事」，又說：「恨不得終生如此，永不分開」等語。

謝文英親自找到其住在國，親晤其人，親將一束情書完全付與，自稱係朱某夫人而退，未說一句廢話。一九七五年朱夫人在美國紐澤西州湖林鎮之峇壘村自己住所對我們夫婦描述時，眉飛色舞，談笑風生，引為艷史之最。朱先生死於日本任所時，謝文英親攜長子去日本料理喪事畢，仍遷住紐約。長子現為某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次子為

某印書公司負責少年叢書。這一對奇人，吾倆三生有幸被列為好友。

### 黃仁泉奉陪杜魯門

李翰先生為僑輩中之正人君子，不苟言笑，夫為大家閨秀，其在華府之住所甚幽靜，每於週末造訪，吃夫人手製之中國菜，打小麻將，牌友有江約將軍、劉瑞恆醫生、黃宗勛律師等。江約將軍曾為德國留學生抗戰時與俞大維先生等在四川山洞中製造槍械，派來美國在宋子文先生麾下為武器專家，魁梧身材方面大耳，聲如洪鐘，不常打牌而常陪宋先生打橋牌或撲克。後來曾一度在加拿大辦理中國物資供應事宜；回國後，又曾為國民政府高級長官，現已退休云。劉瑞恆先生為中國醫藥權威，為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為人溫文幽默，與任何人交皆易為好友，在華府時為任何人之醫藥顧問；劉景山夫人生病住院時，劉醫師常在醫院照顧，其英文名為 J. Heng Liu，人皆以 J. Heng 呼之，獨居郊外，自以燒飯為樂，而尤以乾燒茄子得名。黃宗勛律師健談，多以所習律例為題材，見面時就說某案如何發生、如何破案、如何審訊、如何定罪等，頭頭是道滔滔不絕頗有趣。

黃仁泉先生是黃仁霖將軍之胞弟，原為大使館職員，專門跑美國政府打聽消息；杜魯門總統上台後，喜歡打「撲克」，到處找人，黃甚精此道，每到白宮陪總統打牌，有時得到些重要消息，即趕報宋先生或魏大使，為宋先生所重視，因而在大使館大出風頭。其夫人叫「愛梳」Ethel，用了一個中國老媽子，其人約五六十歲不識一個

字的英語；她每天到大菜市買菜，她挑要買的拿，拿完了算帳時，她將兩三張十元鈔票交給收錢小姐，收回找頭回家，確是一個闊世界的老油子；做的菜甚好。

蕭勃是副武官，他不大應酬，有一次在他家裏請過一次鷄尾酒會，主要的客人是赫利將軍 Gen. Hurley、魏德邁將軍 Gen. Wedemeyer 等都是到過中國的美國大軍人。蕭夫婦都不打牌。還有一對不打牌的，那就是劉大中夫婦；他們都是生長在北京的，喜歡吃餃子，也常常包餃子請客我住的小公寓就在他們的公寓樓下，他們家吃餃子，我都有份。

### 單身漢們生活記趣

郭秉文先生家我去吃過一頓飯，大概是夫人燒的，南京口味不錯。以上所寫都是有家眷的一類，其他一類就是沒有家眷的單身漢，除我外有以上提到的，江杓將軍、劉瑞恆署長等，還有大使館一等秘書崔存璘，商震將軍、劉鐸（那時還是公使）、壽毅成、徐淑希、蔣廷黻、李卓敏等，還有一位單身漢住華府，但他有一個龐大的空軍組織，所以他有廚房有好廚子；平時吃得好請客更好，那就是空將軍毛邦初；他請起客來的排場比較大使館及武官公館要堂皇得多。除他外，其餘的單身漢們要還席時都是到上述的幾家大旅館或中國飯店請客，我請大使階級的朋友們都在斯塔特樓大旅館吃飯跳舞並看台上表演。其中有兩次有記載的價值。這一次我請大使夫婦、武官夫婦及郭秉文夫婦等吃飯。飯後看台上表演；當時有一

位名震全國的法國歌星叫赫爾德嘉德 Hildegarde 在唱時代曲，她生得嬌小玲瓏，歌音纏綿而嘹亮，四座靜寂無聲；她唱到「上次，我看到巴黎時——」，（Last time, I saw Paris）當時巴黎已為德佔領，她唱到高興時響徹雲霄，追念失守後就低得幽怨淒楚。我們的餐桌擺在唱台前第一座上。她唱着唱着，將手持一朵長柄玫瑰花擲向我的身上！當時全場轟動，連大使武官都十分高興。逢場作戲有如是開心者。又有一次，我請商震將軍、張部長（嘉璈）兄弟、李幹夫婦在同一旅館吃飯，飯後台上表演小偷的技術，這位演員請商將軍上台，不知不覺中商將軍的手錶被偷去。這不算希奇，一會兒商將軍的吊褲帶被偷出來，他自己不知道。這位小偷表演者的末場忠告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商震將軍原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總司令之左翼軍及中央軍總指揮。平漢路以東陷日寇後，編為游擊區，商將軍被編為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此次來美係與宋子文先生接洽戰後復興計劃者。

### 交通部大員的風標

張嘉璈先生原為中國銀行總裁，在杭江鐵路浙贛鐵路初辦時經費支絀，當時顧孟餘為鐵道部長，張總裁代為籌劃借款以完成浙贛，其後延伸浙贛路連接湘桂黔皆張先生之功；張先生被任為鐵道部長，在顧孟餘先生之後，顧孟餘先生並非鐵道專家，但在其任內，他信任凌鴻勳先生；他與凌素不相識，到任後即任為粵漢鐵路工程局長命其完成株韶段使粵漢通車；凌果如期完成不負所期

；顧任內除此外並無所建樹。張先生初為鐵道部長後又改為交通部長；局外人對此兩部名殊不清楚。原來中國北洋時代政府是交通部內設路、電、郵、航四司。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時要大修鐵路，於是將交通部之路政司提出另組為鐵道部以孫科先生為鐵道部長。後來抗戰軍興，委員長以空閒易時間政策實行，政府西遷重慶，以鐵道交通兩部人員太多又縮為交通一部，故張先生先為鐵道部長後為交通部長。我在唐山工專讀書時，葉恭綽先生為交通部長，他合併唐山、南洋及北平管理學院為交通大學。我畢業後派赴美國深造，葉部長召見，此為我與交通部長見面之第一次。以後鐵道部部長孫科、俞飛鵬、顧孟餘皆與我無緣，未曾見過面，聞俞為後勤司令部總司令時適粵漢通車，有一列兵車在南段出軌，傷亡數人，俞召見凌局長面責謂有槍斃之罪，駭人聽聞！後來他做交通部部長偏偏找凌鴻勳為常務次長，真怪！張部長在任時我由美返重慶述職見過面。張在任造成了湘桂黔及綏昆等路，厥功甚偉。張後曾養甫為交通部長。曾的拿手好戲為催趕工程，其負責浙贛時催趕杜鎮遠完成其路；抗戰末期彼為特種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到處趕築 B-29 轟炸機之飛機場，其手下大將如吳祥祺、張海平、陳六瑄等都代他拚命趕工，提前完成。我同他見面甚多，他到美國醫病一節已在前面詳述。後來避亂香港時我常去看他，他的病勢時好時壞，變幻莫測，以後再敘。張部長息影美邦身體甚好；一九七五年八月交大同學會在美國西海岸開同學會，張部長（公權）還來會致辭，八十多歲了，精

神甚健記憶力甚強，惟目力不佳須有人協助。

### 杜邦廣場舊遊人物

以上為在華府應酬之可記者。其餘友朋或公私來談者多約在都邦廣場附近之小館中午餐藉敘一切。當時每日在午刻聚餐者為李達先生。我到聯總辦公後他還在C.U.S.或C.S.C.交通處代我辦公，每日午餐時談談上午所辦各事及討論困難點。如有生客，他就另座自吃。生客中以于斌主教為最客氣，他所以放心者為救濟中國之物資及辦理服務之人物；彼以中國方面所期望者告我，作我

參考。其餘最多見面者為朱光沐(秀峯)先生，他單人住宋子文先生家為宋先生秘書，每日二十四小時不能自由出門；夜間亦常被呼起擬一電報或擬一呈文與委員長，生活枯窘異常，無可發洩，夫人住香港又不能來美，彼又不能去港，煩躁不堪。同事涂光華午餐時談到他之前途，他為劉景山先生所倚重之秘書，劉夫人去世，劉三爺脾氣暴躁，彼不知如何應付。張文潛亦常來午餐，彼為南通紡織專家，想於勝利後隨即回通州恢復舊業。我當時惟一想頭即如何表示我對，及我國對李達先生義務幫忙四年之盛意。李達先生原在

中國開設大昌實業有限公司，專做鐵路機車車輛配件工具及機器生意，其手下所用工程師多為清華或交大同學，如袁伯燾、魏菊峯、胡祁豫、吳慶衍等。大戰時他回到美國住包鐵摩爾大公寓中，我在華府工作四年，他每天乘火車到我公事房幫忙，晚上自己回去，不受分文酬勞，四年如一日，實在可感可敬。曾部長在美時我曾將詳情面告，他思想至再，最後說可由交通部送他一個獎狀。一九四五年六月間獎狀寄到，我於六月廿一日親自送去，他夫婦親自接去，並加配美化鏡框掛起，總算是一個光榮的紀念。

# 成

# 語

# 追

# 踪

## (九)

### 何字白

### 虎部——虎（續）

「虎豹之文」，喻人富有才華，容易被禍。語出「淮南子，說林訓」，及「莊子，應帝王」，均意謂虎豹之皮富有文采，故召致獵人狩獵的好對象。

「虎狼之國」，喻貪欲無厭之國，語出「史記·蘇秦傳」，他說，秦國有吞併天下之心，如狼似虎。

「虎視眈眈」，喻強國欺凌弱小，想併吞他們土地的兇猛氣勢。因虎眈眈（俯視）之狀，威嚴而精明。出自「易經，陌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虎視鷹瞵」，喻強鄰環伺，猶如虎也鷹也那

般威猛貪婪的眼光，注視着想得到的東西一般。「虎帳談兵」，謂在軍營中討論兵法。語出「南唐書」——梁王徐知誥，遊山林時，關地作廣場，編虎皮做帳幕，集合屬官於其下。時稱虎帳。後世一般將軍在帳幕中談論軍事，便引用此語。

「虎頭蛇尾」，喻人作事始張後弛，「元曲」，「兒女英雄傳」均有這個用語。

「虎落平陽被犬欺」，喻有權有勢的人，一旦失意，誰都可以欺負他，恰似老虎失了牠逞威的山林，一到了平地，便無所用其武，狗也會咬牠的。

這是一句俗諺，曾普通的被引用，可謂「雅俗咸宜」。

「虎嘯風生」，喻英雄得時奮起，「北史·張定和傳論」：「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起，亦各因時。」

「虎擲龍擊」，喻英雄互戰，如龍虎之爭鬥。「元好問詩」：

「虎擲龍擊不兩存，當年會此賭坤乾，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河山自壁門。」

「虎變」，喻日新其德，有如虎皮文的變化，語出「易經，革卦」，它的意思是「大人（君主）之德，對前王的有所損益而創制立法，便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如虎變一樣，牠的皮上文采越更彪炳。」

「虎體鷲班」，喻文武官員，語出「西廂記」。